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遊記 五六 觀音和好朝天

卻說趙元帥被傷手腕，回至天庭奏曰：“臣某承命巡視山海之中，泰山果倒於海，東梅果系填塞，殺人放火，事事皆真。臣率天兵征討，八仙仍復逞強，殺傷臣手，追迫龍王。伏望再派強將剿除，以肅天威。”是時龍王一面往如來借兵，一面又有告急表至。玉帝大怒，即命關、溫二將，統領天兵二十餘萬，漫空布野，往龍華會來擒捉八仙。又令馬、趙二將，統兵二十餘萬助陣。途中關元帥謂溫元帥曰：“此行雖當助力，亦須問明是非，若龍王不得罪於八仙，彼八仙又安能逞此強乎？況此事又非小可，八仙交結亦多。吾看此番必有人來和解。昨趙元帥過於剛暴，所以敗與他人。今吾與汝去，當臨時觀變，先禮後兵可也。”溫元帥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兵至龍華，列成陣勢。溫、關出馬，令人通報，請八仙答話。鐵拐曰：“此關、溫先禮後兵之意，然其軍容強盛，不可輕敵，我往老君處求救，汝等可戰則戰，可守則守，須度量行之。”眾曰：“然。”鐵拐駕雲去了。鐘離與果老曰：“汝與國舅、仙姑同理軍務，採和、湘子輔助大聖救援，吾與洞賓與關、溫對陣。”吩咐已畢，乃出馬陣前，躬身與溫、關施禮。溫、關亦躬身答禮畢。關元帥從容言曰：“昨何抗拒天兵？”鐘曰：“非敢抗拒大兵，因趙元帥剛猛不容分理，所以未及承旨耳。”關曰：“然則汝何故推山寨海？”鐘曰：“因過海赴會，龍王無故強奪玉板，且擒仙友藍採和，拘囚幽室，某等再三往取不還。更恃四海之兵，以此凌弱。某等含屈無伸，以致如此。”言猶未絕，忽喊聲震天，乃馬、趙二將從後殺到。溫、關、鐘、呂四人對陣，全然不動。馬、趙侵掠八仙後陣至急，忽八仙陣中突出一員大將，手執鐵棒，勢猛過人，英雄無敵，眾視之乃齊天大聖也。更不打話，直取馬、趙二將。馬、趙迎敵，鬥至數合，大聖手起，一棒打下，二十萬天兵沒其一半。眾皆失色。馬、趙欲退，大聖又起一棒，馬、趙挺刀齊隔，二刀皆折。

正在危急，忽見老君、如來皆到，大叫：“敵將休鬥，待我講和。”大聖方才住手。老君、如來忙至陣前，勸開二陣。喚八仙、龍王向前問故。忽見一人駕雲到來，眾視之，乃是觀音見二處戰爭，來此看理。老君、如來二人以手招觀音相見曰：“大士正來得好，不然亦將遣人相迎，以和解一事。”觀音曰：“何事？”老君曰：“八仙與龍王之爭！欲大士同為之分解耳。”觀音曰：“此事不敢如命。”老君、如來曰：“何故？”觀音笑曰：“洞賓那生最是輕薄。我向在洛陽造橋，彼常多方調戲。”老君、如來大笑曰：“今有我二老在，卻不妨事也。”三人坐定，龍王、八仙各來陳說其理。如來終是大果，聽了只念“阿彌陀佛”，老君終是老世，聽了只說“也罷也罷”，全無是非可否。八仙與龍王又在爭論不息。觀音十分心焦，只得向前謂老君、如來曰：“此事如何分割？”二人曰：“全憑大士主張。”觀音曰：“以弟之愚見，處此不難。但玉帝既怒，必須先見玉帝，然後處之。”二人曰：“大士之言有理。”三人乃同見玉帝曰：“特來講和八仙、龍王之爭。”玉帝曰：“八仙十分無狀，既推出塞海，放火殺人，又傷吾大將，其罪難逃。”三人曰：“八仙固是有罪，然其初起於龍王，無故奪其渡海玉板，又且因採和，兩個忿爭，以致如此。及其問罪兵至，以未有辨奏之故，非敢抗拒天兵也。”玉帝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惟三位之命是聽。”

二人齊出，再至陣前，觀音謂八仙、龍王曰：“天下無久爭而不和之理，若必力爭，兩必有傷，自古如此。吾等見過玉帝，特為汝和解，須當皆聽吾言。”龍王、八仙曰：“大士處得其平，無有不聽。”觀音問：“玉板何在？”龍王曰：“燒海之時，又被八仙奪去。”觀音令八仙取玉板至。八片之中，選其至美無瑕二片，付與龍王，以償二子之命。且慰之曰：“汝子為此而死，今已死之，不可復生矣，惟將二物償汝，留之宮中如見二子也。”龍王涕泣哽咽稱謝。且稟曰：“此事從命矣，但龍宮被塞，何處安身？”大士默然，請之於老君、如來。二人曰：“前事處之當極，此事還要大士主張。”觀音曰：“此亦不難。”乃向前將手指一伸，便入海中一挑，把那泰山挑起，放在原處，海中殿宇景物如故。眾皆悅服稱賀。老君、如來曰：“今日若非大士至此，吾二老全無主張矣。”於是二人領八仙、龍王至帝庭謝罪。帝曰：“事如何處？”老君、如來曰：“大士將玉板二片以償龍王二子之命，復整理山海如故，眾皆悅服交。”玉帝關雲一望，見泰山益高，東洋益深。乃大笑曰：“人言觀音神通廣大，至今果然。”乃召八仙、龍王曰：“汝等無故擾亂乾坤，本當重罪；但看在老道、老佛分上，並皆從寬，龍王罰俸一年，八仙嫡降一等，俱限一年滿足復常。”八仙、龍王謝罪，帝即命四將班師。老君三人辭別玉帝而出。龍王、八仙在外拜謝。三人乃一齊辭別，駕雲各在本處而去。自此天淵迴別，天下太平。

詩曰：

八仙蹤跡居島蓬，會罷蟠桃過海東；大士不為扶山海，龍王安得就深宮。

自後八仙屢屢出見人間，但凡人肉眼多不識得者。彼亦必待有緣者而方度也。又將諸仙近事以及神通列述於後。

國朝時，忽有道士賣木圈於市，其圈連環，並無刀斧痕跡。人皆奇之。有一書生悟曰：“神仙多戲術，今二圈連環，似一呂字，意老是呂洞賓也。”出拜之求度。道士曰：“何故如此？”書生曰：“語圈中之意，知師為呂祖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後面之人叫我賣耳。”書生回頭，不見道士。

長安一人家，造醬一大缸，有毒蛇淹死其中，主人不知。忽有老者騎驢而過，直入其家，打破醬缸而去，主人出視之，有毒蛇一條在內。大驚，奔往謝之，其老騎驢緩緩而行，主人力追不及。人以為張果老也。

南中有爛腳丐者，臥於橋上，終日呼人替其摩摩腳。三日呼，無其人知。忽大笑，騰雲而去，人以為李鐵拐也。然其摩摩腳者，諭言能為之摩者，即度之也，但無人識。

廣中新造一寺，本寺僧建一石碑，欲書鐘、王之名家字。一日寺僧出，令徒守之。忽一道士至其寺，就筆欲寫其碑。小徒不從，奪去其碑。道士即以筆染水寫詩一首，其字流動如珠，今存焉。詩中有“自別岳陽曾到此”之句，蓋純陽所為也。

山東魯王好道，殿前有一大槐，已死數年，王深惜之，不忍代砍，一日齋僧、一道士後至，坐其樹下。內臣持齋與之。道士從手上束以一黑丸含其口，內臣惡之。道士將樹鑽一孔，納丸其中，書以呂字於地而去。次日其樹復生，枝葉皆茂盛如故。

又三日，魯王設醮，有一尼懷胎求食，而魯王笑與之食。俄而腹癰欲產，魯王命居一室，忽產一子，王命育之，其夜子母皆不見。僅留二口字於壁上。